

厚原九章新集

吴孟复注
黄山书社

居原九章新集

吳孟復
黃山書社

封面题签：王遽常
责任编辑：胡贯中
装帧设计：郑华宁

屈原九章新笺

吴孟复 注

*

黄山书社出版

(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.5 插页：2 字数：120,000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3,100

统一书号：10379·27 定价：0.85元

前言

一

屈原作品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共二十五篇。《九章》为二十五篇中之九。其文学价值自不待细说。

《九章》“非一时一事之作”，有写于早年的，也有被放汉北及郢破之后所作的，还有临终绝笔。因此，它能反映屈原在不同时期的生活与思想，对研究屈原生平更是极重要的史料。

但是，一由篇次已乱，二由训诂难明，三由史实难考，因而注者虽多，但仍有不少语句难以解通，写作背景亦众说纷纭，未有定论。而屈原生平事迹中一些关键性问题，遂亦无由解决。

三百年来，小学大明。校字释词，殊多创获。近数十年，更由马列主义之指导，屈原研究工作，因之面目一新。谨本实事求是之旨，博采古今通人之说，以史证史，以骚证骚，考出各篇之写作时间，因而对屈原的被放原因及晚年行迹，亦遂有了一些新见。

关于《九章》各篇写作时间，过去说法不一。写作背景不明，自然会影响到对词句的解释与篇章的理解。今所考定，大约如下：

郭沫若谓《橘颂》作于屈原早年，大体近是。更具体地说应作于使齐时。篇中首言“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”。当时各国学者云集稷下，学者中可能有人劝屈原留齐，屈原赋此答之。且此篇形式与屈赋不同而与荀卿赋相近。荀卿固久居稷下者。因疑此类皆当源于齐国民间的一种文学形式。此亦《橘颂》写作于使齐时之一证。

《抽思》作于汉北，其时当在垂沙之败以前，因为篇中尚无兵败国危的痕迹。

《悲回风》当作于怀王入秦，顷襄初立之时，篇中“放子”疑指怀王，孤子疑指顷襄。特别是篇中着重写了“岷山”、“清江”，疑是写在秦人要挟楚国割让巫郡时

《抽思》、《悲回风》、《离骚》三篇自构思至造语都是很相近的。但《悲回风》中言秋风摇蕙，而《离骚》言兰芷化而为茅，可见时间上略有先后。《史记·本传》在“《离骚》者……”之后接着便说“子兰闻之大怒”，可见本篇当作于顷襄初年。

我曾设想：垂沙战役前，屈原因为民请命而被放汉北；垂沙战败后，屈原既“兵未战而先见败征”，就有可能被召回。所以顷襄初，屈原尚在朝中。但不久又因子兰、上官之譖而被迁。被迁的地点疑在秭归。不然，秭归

何得“山有屈原宅”？而且《九辩》也说在“云中”，云中显指云泽。云泽在江北不在江南。后来，楚人破郢是由西向东，先烧夷陵。这时屈原逃回郢都，事最可能。否则，郢破时，屈原就不会自郢“流亡”。

《天问》可能写于被迁之后。因为自顷襄初至郢破十余年间，屈原有时间思索这些问题，而“伏处岩穴”亦与此时生活情况相似。

《哀郢》当写于郢破之年的冬天，此时屈原在陵阳。篇中最难解释的一句是“至今九年而不复”，过去许多疑问均由此产生。现定“九”为“终”字之讹，因“终”字古文作“夊”与“久”字形近，而“久”与“九”通，且“九”与“终”又为阴阳对转。既是“终年”，则与“秋冬之绪(厉)风”相合，更可以确定为本年(公元前278年)冬所作。

《思美人》、《涉江》为次年(公元前277年)所作。

《怀沙》为公元前276年孟夏之末所作。

《惜往日》为公元前276年仲夏初作，亦即屈原之绝笔。

三

各篇写作时间既明，则屈原作此文时之思想与所言之本事，也就可得而考。

①从《抽思》可以推定屈原被放汉北是由于他曾针对楚怀王“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……征役万人，且掘国人之墓”等胡作乱为，“历情陈辞”，为民请命。

②由《惜诵》的自“言前事”，可以推知子兰使上官大夫向顷襄进谗，是说屈原曾援助过庄跻，不忠于楚王。屈原在文中说他与庄跻虽“同极而异路”，并设想到三条路：一与小人同流合污，二远适他国，三“横奔失道”。三者他都还做不到，因而心情十分痛苦。

③白起破郢时，屈原与离散、东迁之人民一同东下，曾至陵阳。次年开春，返至鄂渚。在鄂渚观察“南人之变态（即起义抗秦的动态）”数月。是年秋天，决心独自南行，涉江湘，上沅，往黔中找庄跻。只因未到之前，秦已再取黔中，庄跻已西去夜郎。屈原只好伏处于溁浦山中。

④次年（前276年）春，屈原折而北行，孟夏次于湘、沅交流之洞庭湖边。又过一月，行至汨罗，投水正命。

这样，屈原由宫廷走向人民，由为民请命走向与人民一道抗秦，由“冀君之一悟、俗之一改”走向怒斥“壅君之不昭”，终于以生命殉国家，光明磊落，大节凛然，“与天地同寿，与日月齐光”。

四

按照上述背景来读《九章》，就觉得《九章》文从字顺，层次井然。过去一些很难解释的语句，如“众骇遽以离心”，如“羌独怀此异路”，如“观南人之变态”，如“汨徂南土”，皆一一可得而解释。各篇中的段落层次与文章脉络，也都显得很明白。其用词之确，构思之奇，散而不散的结构，婉而多讽的风格，举凡语言上、文学上的宏伟工妙，也都可得而领会与欣赏。

自然，个别地方，如《悲回风》中之“声有隐而相感”等，似乎当有所指；又如《怀沙》中之“限之以大故”，更当有事实。由于文献无征，只好存疑。

五

如前所说，笺释是在前人和今人研究基础上做出的。笺释时，力求对每一字的解释都以故训为依据，并将其一一注明；引用前人及今人之说，亦皆分别注出。惟王逸《楚辞章句》、朱熹《楚辞集注》、陈第《屈宋古音义》、蒋骥《山带阁楚辞》、戴震《屈原赋注》、江有诰《楚辞韵读》、郭沫若《屈原赋今译》、闻一多《古典新义》、《楚辞校补》、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……引用较多，未注书名。原稿曾引江有诰《楚辞韵读》中所拟韵部，现因王力先生《楚辞音韵》已经刊行，后胜于前，因复删去。

至于词语之外，更注意“审求文辞往复之情”，着重体会文中语气与脉络；注意各篇之间以及《九章》与《楚辞》他篇之间的联系与印证，力求征之本文而合，验诸他处而通。自惭浅陋，见闻未周，订谬砭愚，望之贤哲！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一、《惜诵》新笺.....	1
二、《涉江》新笺.....	20
三、《哀郢》新笺.....	29
四、《抽思》新笺.....	40
五、《怀沙》新笺.....	54
六、《思美人》新笺.....	66
七、《惜往日》新笺.....	78
八、《橘颂》新笺.....	90
九、《悲回风》新笺.....	97
附录一	
关于屈原出身及被放问题的探讨.....	117
附录二	
屈原晚岁行踪及卒年新探.....	127

一、《惜诵》新笺

《惜诵》在《九章》中原是第一篇，现仍从原次。

戴震说它是屈原自“言前事”之作。

言什么事呢？我们知道：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说：“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，顷襄王怒而迁之。”愚见以为《惜诵》即针对子兰、上官的谗言而讼之。故当作于顷襄王二年或其前一、二年间。

惜诵①以致愍②兮，发愤以抒情③。所非忠而言之兮，指苍天以为正④。

①惜：旧释“哀也”、“贪也”，似非。按“惜”与“藉”（借）均从“昔”得声，同在“鱼”部，形亦相近，疑“惜”为“藉”（借）之假借。郭沫若亦读为“借”，极是。

诵：《汉书·高后传》：“未敢诵言诛之”。《注》引邓展说：“诵言，公言也。”《史记·吕后本纪》即作“讼言”。是“诵言”即“讼言”。蒋驥说同。

②致：《说文》：“送，诣也”。又《尔雅》：“眡，致也”。《礼记·曲礼·郑注》：“眡”（郝懿行谓即“眡”字），致也，祝告致于鬼神之辞也。”

愍（朱熹音敏）：王逸注：“病也”。又《广雅》训为“忧也”，“伤也”，“痛也”，“乱也”。字与“愍”通。《孟子·赵注》：“懣也”。又与“昏”通。《庄子·外物》释文引李注：“闷也”。按《方言》：“顿愍，昏也”，《广雅》：“顿愍，眼眩乱也”，郭璞《方言注》：“谓迷惑也”，即今言“昏迷”之意。是“愍”为忧痛懣闷而至昏迷之状，参见后文“闷瞢”笺。

致愍：按《诅楚文》首言“有秦嗣王使其宗祝布愍告于巫咸大

神……。”“致愍”与“布愍”义同，是古时祝告之习语。“愤闷”由“遇罚”而产生，但直接释为“遇罚”，则不甚确切。此言借讼词来致告愤闷。

③发：《释名》：“拔也，拔使开也。”《大招·王注》：“泄也。”《文选·毛诗序·注》：“见也。”

愤：王逸注：“慍也”。

抒：王本作“杼”，即“抒”字。

情：《国策·秦策·注》：“实也。”又《周礼·小宰》郑注：“情，争讼之辞。”这句意谓：发愤而抒写情实。

④非：原作“作”，依闻一多《楚辞校补》校改。

此两句朱熹解为：“设若所言有非出于心中，而敢言之于口，则苍天平己之罪而降之罚。”正（陈第音征）：《礼记·月令·注》“正谓平之也。”

蒋骥注：“谓平其是非也”即本之《月令·注》。“平之”犹今言判决。

令五帝以折中①兮，戒六神与向服②；俾山川以备御③兮，命咎繇使听直④。

①王逸注谓五方之神。按《山海经·大荒经》有四方神名，殷墟卜辞与之近似：

大荒经 卜辞

东方曰析 析（接近人谓析即少皞）

南方曰因 彔

西方曰硯 彝

北方曰彘 元

（殷人在四方帝之上有一上帝，有人指为“五帝”，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）

又《月令》《吕氏春秋》有五帝神名，屈原《远游》及《左传》载史墨语亦可供参考：

	月令吕览	远	游	附《左传》史墨语
春	帝太皞神勾芒		勾芒 太皞	木正 勾芒——少皞氏叔重
夏	帝炎帝神祝融	南疑	炎帝 祝融	火正 祝融——颡顓氏子犁
中央 上	帝黄帝神后土		轩辕(不在四方亦不在中央)	土正 后土——共工氏子句龙
秋	帝少皞神蓐收	西皇	蓐 收	金正 蓐收——少皞氏叔该
冬	帝颡顓神玄冥	增冰	颡顓 玄冥	水正 玄冥——少皞氏叔熙修

*《淮南子》作“朱明”。

枘：闻一多曰：“枘、折同；析、折古又同字。”是“枘中”即“折中”。按“折”即“折中”之“折”。“折中”，先秦、汉初常语。《史记》：“折中于夫子”，是用引申义，此是本义。《经义述闻四》：“折之言制也。”又释“五极”为“五刑之中”，是“折中”指判五刑之中。“中”在古代指“狱讼之成”（见《周礼·乡士》“士师(法官)受中”注）。故姜亮夫释：“枘作分析解为是，中盖刑书之属”，“析中犹言辨析刑书之所载。”这句意思是说：命令五方之神来给我查阅、分析案卷。

②戒：《仪礼·公食大夫礼·注》：“告也”。《左传·庄公九年·注》：“令语之也。”按犹今语“预先打个招呼”，或简称“招呼”之意。

六神：王逸以为六宗之神。朱熹以为日、月、星、水旱、四时、寒暑。

与：《周礼·大卜·注》：“与，谓所与共事也。”此作副词用。向服：（江有诰读：房比切）王逸注：“复，对，服，事也。”蒋骥谓：“言对质其事也。”疑“服”为“复”之借字。《礼记·表大记·注》：“复或为服”，故“服”也可作“复”。《礼记·曲礼

·注》：“复，白也”。《论语·学而·注》“复，验也”。对白，对验，即对质也，犹今言对证或作证。

③俾：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职也”，郭璞注：“使供职”。山川：姜亮夫谓指名山大川之神。

备御：“备”与“服”通。服，事也。又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备，具也”，意思亦同。

御：犹《国语》“百官御事以听”之“御”，注：“治也”，“备御”亦即“御事”，当时常语，犹今言办事。

④咎繇：即皋陶(音姚)。《尚书·尧典》载：皋陶是尧时的“士”(掌握刑法的官，一称“理官”)。又《盐铁论·相刺》有“屈原行吟泽畔曰：‘安得皋陶而理之。’”朱季海指为屈赋“阙文”，姑附于此。

使：戴震云：一作以。

听直：按《尚书·大传·注》：“听，议狱也。”《周礼》：“以五声听狱讼，求民情：一曰辞听(注：观其出言，不直则烦)；二曰色听(注：观其颜色，不直则赧然)；三曰气听(注：观其气息，不直则喘)；四曰耳听(注：观其听聆，不直则惑)；五曰目听(注：观其眸子视，不直则眊然)”。听直，为古代法律方面专用词语，犹今日审判、断案。

以上为第一段。蒋驥曰：“当时必有谓其(屈原)不忠而谗之者，故因而为誓之曰：使吾言而不忠，则天地鬼神实昭谏(即鉴)之。愤极之词也。”按蒋说近是；但这还只是文章的开头，犹戏剧的序幕。屈原设想招来天地、日月、山川之神与古代正直法官来听取自己的控告，并说明自己这些话皆出自内心，皆系实情。至于屈原被谗的是什么，他要剖白的内容怎样，那还在后边。

竭忠诚以事君兮①，反离群而赘眵②。忘儇媚以背众兮③，待明君其知之④。

①王逸注：“言已竭尽忠信以事于君。”

②贅(朱熹、洪兴祖同音“之芮切”),肫(戴震云:古音云其切,江有诰《楚辞韵读》“音怡”);朱熹曰:“贅肫,内外之余肉,《庄子》所谓附贅悬疣者,是也。”按《史记》载:顷襄王时,“令尹子兰闻之(指《离骚》)大怒,乃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,顷襄王怒而迁之。”

这两句是屈原说自己忠而被谤,以致被迁而离群独处的事实。

③忘:《庄子·盗跖·释》:“忘,失也。”《淮南·说山训》注:“失,犹不知也。”儇(洪兴祖音:隳缘切;朱熹音:许缘切;陈第音喧;戴震音翻):《方言》:“儇,慧也。……自关而东赵、魏之间谓之黠,或谓之鬼。”按,犹今言“鬼得很”。又《尔雅》:“媚,悦也。”此谓取悦于人也。朱季海云:“儇媚正谓媚耳,王云佞媚,意义近之。”

④明君:犹《离骚》中的“哲王”。

这两句言自己被谗谤的原因。此望君之“参验而考实”。

言与行其可迹兮①,情与貌其不变②,故相臣莫若君兮,所以证之不远③。

①言行:这是泛论,亦兼自指。

迹:《周礼·地官·注》:“迹之言迹知鸟兽处。”《后汉书·儒林传·注》:“犹寻也。”

②情:内情,亦即实。貌:即“貌”字,外貌。朱熹解此句为“内情外貌,又难变匿”,近是。王逸解此两句为“言已吐口陈辞,言与行合,诚可循迹,情貌相副,内外若一,终不变易。”按王亦未得解,因为文始开端,尚未到作结论时,这里主要是泛论,意谓人的言行是可以循迹以查的,有诸内必形于外,正是要求“参验而考实”的意思。王说是言外之意,存备参考。

③相:《离骚》王逸注:“视也”,即今语观察之意。王逸注:“验也”。王闼运曰:“欲王考前后之词,证明本心。”远:江有诰读去声。按此句承前“待明君其知之”,申说参验考实是可以办到的,为提出申诉作引。

吾谊先君而后身兮①，羌众人之所仇②，专惟君而无他兮③，又众兆之所雠④。

①谊：同义。

②羌：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“乃也”。众人：指子兰等人。此两句姜亮夫释为：“吾言独先君后身，故乃众人之所仇视。”按此承上文“竭忠诚”与“背众”而申言之。

③惟：同专。专、惟义相同。古人用词常有上下字意义相同的，见《经义述闻》。又“惟”训“恩”亦可通。

④众兆：有人说即“众人”之讹，非。因为“兆”字可残坏为“人”，而“人”字不可能增笔为“兆”；而且如果“众兆”即“众人”，则上下重复，屈原绝不会如此。王闳运解“众兆”为“犹今言无万数”，是也；但他又说是包括“天下古今”的人，则非。这里指当时楚国的广大人民，亦即“国人”。

雠：戴震曰：“仇雠连举，则仇为怨，雠为敌。”《一切经音义》引《三苍》曰：“‘怨偶曰仇’，雠，对也。”

壹心而不豫兮①，羌不可保也②，疾君亲而无他兮，有招祸之道也③。

①壹：《左传·昭廿六年·杜注》：“专也”。按犹今语“一成不变”之“一”。不豫：王逸注：“豫，厌也。”按《说文》：“厌，饱也。”《诗·还·释文》：“厌，止也。”是王叔师意也。谓“不豫”为不止，即今语一直照老样子干下去而不停止。又朱季海曰：“不豫谓不疑……犹豫，犹疑互文耳。单言曰犹，曰豫。”亦可通。

此句意谓楚怀王如果“终不察夫民心”，则将至不可恃的地步。

②保（戴震音：古音补苟切，江有诰读：音祿）：恃也。《九辩》“谅城郭之不足恃兮，虽重介其何益”可证。此“不可保”即“不足恃”，亦即“其何益”之意。又读如《左传·昭八年·传》“莫保其性（即生）”之“保”，亦可通。亦谓楚王如一心不变，则

将不能保其社稷，意与释“恃”相同。

此两句是就楚王言的，屈原言自己的看法如此。

③疾：朱熹注：“犹力也。”君亲：后人见惯“天地君亲”之说，认为是名词，屈赋似不应有此。窃以“君亲”者当为“亲君”倒语，“疾亲君”与“专惟君”结构相同，义则与“先君后身”相承。道：江有诰读：徒叟切。

这四句承前四句之后，申述自己言行的动机，皆出于为楚王着想，并无他意；但竟因此招祸。

以上为第二段，写自己忠而被谗之事实，这是申诉的开始。

公言是针对谗言而进行反驳的。《史记》对子兰使上官短屈原的内容缺略未载，近人曾作了一些推测（如王闿运、蒋天枢），但所云皆无根据。今按贾谊《新书·春秋》：“楚怀王心矜，好高人，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，铸金以象诸侯人君，令大国之王，编而先马，梁王御，宋王驂乘，周、召、毕、陈、滕、薛、卫、中山之君，皆象使随而趋。诸侯闻之，以为不宜，故兴师而伐之。楚王见士民为用之不劝也，乃征役万人，且掘国人之墓，国人闻之震动，昼旅而夜乱。齐人袭之，楚师乃溃。怀王逃适秦，克尹杀之西河，为天大笑。”又《荀子·议兵》：“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，坚如金石，宛钜铁钝，惨如蜂蛰，轻利漂邀，卒如飘风，然而兵殆于垂沙，唐蔑死，庄蹻起，楚分为三四。”《战国策》又载白起语：“楚王恃其国大，不恤其政，群臣相妒以功，谀谄用事，良臣斥疏，百姓心离……。”《史记》记载怀王二十六年，齐、韩、魏共伐楚，楚使太子质秦求救。秦兵至，三国引去（次年太子逃归）。二十八年，秦与

齐、韩、魏共伐楚，杀楚将唐昧，取重丘。按：“重丘”即“垂沙”，“唐昧”即“唐蔑”（前人已论定）。《新书》所说的“楚师乃溃”，即指“垂沙之败”，亦即在楚怀王二十八年。“庄跻起”与“唐昧死”同时，则庄跻之起亦自在是年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均言庄跻本为楚国将军，是当即“昼旅而夜乱”之楚军（或其一部分）。《惜诵》下文中说：“众骇遽以离心”，亦当指这件事。

又《九辩》说：“既侨美而伐武兮，负左右之耿介。”又说：“农夫辍耕而容与兮，恐田野之荒秽。”又说：“谅城郭之不足恃兮，虽重介之何益？”“左右”自指屈原。屈原在《抽思》中也说：“吾初所陈之耿著”，“耿著”与“耿介”正合。可见屈原曾对怀王有所劝谏。《抽思》又说：“荪佻傥而不闻，固切言之不媚兮，众果以我为患。”《离骚》中也说：“怨灵修之浩荡兮，终不察夫民心。”是屈原一再以“民心”为言，而楚王始终不听。由于屈原同情人民，子兰就“谣诼谓予以善淫”。什么叫“善淫”呢？游国恩先生在《楚辞女性中心说》中说屈原以男女喻君臣。从男女关系上说，“善淫”是不贞，从君臣关系上说，就是不忠，而就当时情况说，应该是说屈原与国人起义中的庄跻或其他人有勾结。屈原正道直行，志洁行芳，子兰要陷害他，也只有用这样的事才能激起顷襄的“大怒”。子兰、上官谗言的内容大致如此。蒋骥说：当时“必有谓原不忠者”，这一推断，应该是不错的。

思君其莫我忠兮①，忽忘身之贱贫②。事君而不貳兮③，迷不知宠之门④。